

2021/22-ME

中國語文

卷一
考材

學友社

2021/22 年 香港 模擬 文憑 試

中國語文 試卷一

閱讀能力考材

考生須知

- (一) 「閱讀能力考材」乃本試卷乙部考題的設問依據。
- (二) 為便於設題，「閱讀能力考材」文章或曾經刪改。
- (三) 考試結束後，毋須交回「閱讀能力考材」。

第一篇

段落

- (1) 清明時候，又一次來到聖山寺。在濛濛的小雨裏，我特意先彎到雙溪國小，將車停在溪畔，獨自走進空無一人的操場。沿著圍牆，穿越教室走廊，在那株森然的茄苳樹下，彷彿又看到穿著紅白花格襯衣的邦兒。
- (2) 那年邦兒就讀小二，星期天我帶他和小學五年級的康兒坐火車郊遊，在車上隨興決定要在哪一站下。父子三人的火車之旅，第一次下的車站就是雙溪。
- (3) 當年操場上太陽白花花地，小跑著嬉鬧一陣，邦兒就站到茄苳樹蔭下去了。小時候，他憨憨的、胖胖的，聽由媽媽打扮，有時穿白襯衫打上紅領結，煞是好看。那天穿花格襯衫，捲袖，許是天熱，流了一身汗，又沒零嘴吃，雙溪這處所因而並不稱他的心。我們沒走到街上逛，天黑前就意興闌珊搭火車回家了。
- (4) 一晃眼十幾年過去。一樣是周末假日，此刻，我獨自一人，蕭索對望雨洗過的蒼翠山巒與牛奶般柔細的煙嵐，四顧茫茫，樹下哪裏還有花格子衣的人影？**茄苳印象不過是瞬間的神識剪貼罷了。**那時，兩兄弟是健康無憂的孩子，經常走在我的身邊，而今邦兒已在離雙溪不遠的聖山寺長眠，住進「生命紀念館」三樓，遙望著太平洋；康兒經歷一場死別的煎熬，選擇留在加拿大。我和紅媛回返台北，仍頂著小戶人家亟欲度脫的暴風雨，三年來，經常穿行石碇、平溪的山路，看到福隆的海就知道，快到邦邦的家了。
- (5) 邦兒過世，漢寶德先生寄來一張藏傳佛教祖師蓮花生大士的卡片，中有綠度母像，我一直保存著，因安厝^①邦兒骨罈的門即為綠度母所守護。綠度母乃觀世音悲憐眾生所掉眼淚的化身；邦兒是我們家人眼淚的化身。林懷民寄了一枚菩提迦耶（Bodhgaya）的菩提葉，左下缺角如被蟲嚙過，右上方有一條葉脈裂開。我靜靜地看這枚來自佛陀悟道之地的葉子，傳說中永遠翠綠不凋的枝葉，一旦入世也已殘損，何況無明流轉的人生。青春之色果真一無憑依！
- (6) 還記得三年前我懷抱邦兒的骨罈到聖山寺，與紅媛一道上無生道場，心道師父開示「生命的重生與傳續」。師父說，人的緣就像葉子一樣，葉子黃的時候就落下，落到哪裏去了呢？沒到哪裏去，又去滋養那棵樹了。樹是大生命，葉子是小生命，小生命不斷地死、不斷地生，大生命是不死的。人的意識就像網路一樣交叉，分分合合，不斷變化，要珍惜每一段緣。
- (7) 「我們會再碰面嗎？」傷心的母親泣問。「**沒有人不碰面的！**」師父說：「我們只是身體、想法在區隔，如果你的想法跟身體都不區隔它，我們都是在一起的。」師父更以眾生永是同體，勉勵傷心的母親要愛護自己。
- (8) 命運不是人安排的，人只能身受命運的引領。如果不是朋友勸說，我們不會申辦移

民，如果不是我有長久的寫作資歷，無法以作家身分辦理自雇移民，如果不是移民，孩子不會遠赴加拿大念書，也許就沒有這場慘痛的意外。然而，一切意外看起來是巧合，又都是有意義的。蜂房的蜜全由苦痛所釀造，蜂房的奧秘就是命運的奧秘。

- (9) 邦兒走後，我清理他的衣物，發現一本台灣帶去的書《肯定自己》，是他國中時念的一本勵志書。「以意外事件來說，交通事故是死亡率最高的事件。生活周遭也時時刻刻藏著許多一發不可收拾的危險……」這是他寫的一段眉批。
- (10) 紅媛和我在無生道場皈依，師父說：「佛法要去見證。」我們就從「佛法是悲苦的」開始見證起，趕在七七四十九天內，合唸了一百部地藏經，化給邦邦。我於是知道地藏菩薩成道之前，以名叫光目的女子之身，至地獄尋找母親，啼淚號泣，發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誓願。佛法如烏雲邊上的亮光，當烏雲罩頂，一般人未必能即時參透，但透過微微的亮光，多少能化解情苦。
- (11) 「我們還會再碰面嗎？」無助的母親不只一次椎心問。「沒有人不碰面的，」師父不只一次回答：「我們只有一個空間，都在一個意識網裏，現在只是一時錯開，輪迴碰到的時候就又結合了。」他安慰我們，未了的緣還會再續，多結善緣，下一次見面時生命就能夠銜接得更好。
- (12) 我恍惚中知道，人的大腦很像星空，若得精密儀器掃描，當可看到漂浮於虛空的神識碎片。三年前，如果邦兒只是腦部受傷，我想，他的神識碎片會慢慢聯結，會慢慢癒合的，可惜意外發生時他的心肺搏動停止太久才獲急救，終致器官敗血而無力可挽。在醫院加護病房那七天，他看似沒有知覺沒有反應，但我相信天文學家的分析，黑洞有一種全宇宙最低的聲波，比鋼琴鍵中央C音低五十七個八度音，那是黑洞周圍爆炸引起的，已低吟了三十億年，邦兒經歷死亡掙扎，無法用聲口傳語，必代之以極低頻率的聲波回應我們在他耳邊的說話。三年來，這聲波仍不斷地在虛空中迴盪，在我們生命的共鳴箱裡隱約叫喚。若非如此，我們怎麼一直無法忘去，由他出現在夢裏？若非如此，做母親的怎會痛入骨髓，甚至肩頸韌帶斷裂？
- (13) 邦兒走了三年，我才敢重看當年的遺物，他的書本、筆記、打工薪資單和遺下的兩幅油畫。從紫色陶壺裡伸出一條條絹帶那幅他高中時畫的油畫，意象奇詭，像是古老的「瓶中書」，又像現代的傳真列印紙；有時看著看著又聯想到是某一古老染坊的器物。
- (14) 他有一篇《英語 101》的報告，談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·艾特伍的小說《浮出表面》，敘事者尋找失蹤的父親及她的內在自我，角色疏離與文化對抗的主題融會了邦兒的體驗，讀之令人失神。
- (15) 我同時檢視三年前朋友針對這一傷痛意外寫來的信。發覺能安慰人的，不是「請節哀」、「請保重」、「請儘快走出陰霾」的話，而是同聲一哭的無助，像李黎說的：「有一種痛是澈骨的，有一種傷是永難癒合的」，像隱地說的：「人在最難過的時候，別人是無

法安慰的，所有的語言均變成多餘」，像董橋說的「人生路上布滿地雷，人人難免，我於是越老越宿命」，也像張曉風說的：「極大的悲傷和遽痛，把我們陷入驚竦和耗弱，這種經驗因為極難告人，我們因而又陷入孤單，甚至發現自己變成另一國另一族的，跟這忙碌的、熱衷的、歡娛的、嬉笑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……但，無論如何，偶然，也讓自己從哀傷的囚牢中被帶出來放風一下吧！」她告訴我的是「死」而「再生」的道理，當我搖晃地走出囚牢才約略有一點懂了。

(16) 事情發生當時，友人幫我詢問台大腦神經外科醫生，隔洋驗證醫方；傳書叮囑誠心誦唸「南無藥師如來佛琉璃光」百遍千遍迴向給孩子。待我辦完邦兒後事回台，很多朋友不惜袒露自己親歷之痛，希望能減輕我們的痛楚。齊邦媛老師講了一段被時代犧牲的情感，她二十歲痛哭長夜的故事。陳映真以低沉的嗓音重說幼年失去小哥，他父親幾乎瘋狂的情景。

(17) 王文興老師來信說：「東坡居士嘗慰友人曰：兒女原泡影也。樂天亦嘗云落地偶為父子，前世後世本無關涉。」我據以寫下〈一筏過渡〉那首詩，以「忍聽愛慾沉沉的經懺／斷橋斷水斷爐煙」收束，當作自己的碑銘。

(18) 歸有光四十三歲喪子，哀痛至極，先作〈亡兒壙誌〉，再建思子亭，留下〈思子亭記〉一文。他至為鍾愛的兒子十六歲時與他同赴外家奔喪，突染重病而亡，歸有光常常想著出發那天，孩子明明跟著出門，怎料到足跡一步步就消失在人間。此後，不論在山池、台階或門庭、枕席之間，他總是看到兒子的蹤跡，「長天遼闊，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」，做父親的徘徊於思子亭，祈求孩子趕快從天上回來。這是邦兒走後，我讀之最痛的文章。

(19) 美國詩人愛默森追悼五歲兒子的長詩〈悲歌〉，我也斷續讀過兩遍。孩子是使世界更美的主體，早晨天亮，春天開花，可能都是為了他，然而他失蹤了：

「大自然失去了他，無法再複製；

命運失手跌碎他，無法再拾起；

大自然，命運，人們，尋找他都是徒然。

誰說『所有的花朵終歸萎謝，但被轉化為藝術的卻永遠開放』？

誰說『詩文可以補恨於永恆』？」

(20) 邦兒已如射向遠方的箭，沒入土裏，歲歲年年，我這把人間眼淚鏽染的弓，只怕再難以拉開，又如何能夠補恨於今生！活著的，只是心裏一個不願醒的夢罷了。芸芸眾生誰不是為了愛而活著，為了下一次的重逢，在經歷不是偶然的命運！

陳義芝 《為了下一次的重逢》

(為方便設題，文章略刪，段落亦稍有調動)

【註釋】

① 安厝：安葬、埋葬。

第二篇

段落

- (1) 天無私覆也，地無私載也，日月無私燭也，四時無私行也。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。
- (2)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：「南陽無令，其誰可而為之？」祁黃羊對曰：「解狐可。」平公曰：「解狐非子之仇邪？」對曰：「君問可，非問臣之仇也。」平公曰：「善。」遂用之。國人稱善焉。居有間，平公又問祁黃羊曰：「國無尉，其誰可而為之？」對曰：「午可。」平公曰：「午非子之子邪？」對曰：「君問可，非問臣之子也。」平公曰：「善。」又遂用之。國人稱善焉。孔子聞之曰：「善哉！祁黃羊之論也，外舉不避仇，內舉不避子。祁黃羊可謂公矣。」
- (3) 墨者有鉅子腹綽，居秦。其子殺人，秦惠王曰：「先生之年長矣，非有他子也；寡人已令吏弗誅矣。」腹綽對曰：「王雖為之賜，而令吏弗誅，腹綽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」不許惠王，而遂殺之。子，人之所私也。忍所私以行大義，鉅子可謂公矣。
- (4)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，故可以為庖。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，則不可以為庖矣。王伯之君亦然，誅暴而不私，以封天下之賢者，故可以為王伯；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，則亦不可以為王、伯矣。

《呂氏春秋·去私》（節錄）

— 完 —

本試卷所引資料的來源，將於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網站內列明。